文学新观察

青春文学：要市场也要文学

李婷婷

人不可能经历两次青春，所以青春显得弥足珍贵，也成为了古往今来作家们钟爱表达的主题之一。进入21世纪，青春文学成为了一个特有的文学形态，而且迅速火了起来，代表作家有韩寒、郭敬明、孙睿、明晓溪、春树、张悦然等。他们写作的题材、主题都与青春有关，例如韩寒写青春的叛逆，郭敬明写青春的忧伤，春树写青春的残酷……

近年来，青春文学依然是市场炙手可热的宠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开卷”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上，青春文学占据前20席中的6席。青春文学作品在市场竞争中一路领先，但未必不是虚火过旺。它们之中能让人记住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当下部分青春小说只是在反复描摹少男少女之间的情和爱，题材严重同质化。青春文学要走出困境，真正实现转型，就需要回归文学本位，回归心灵，写出真实的自我。还要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当下的现实，让人们看到青春文学更为广阔的天地。

青春作家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

青春文学帮我们回忆青春，不断引起读者共鸣，这是青春文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2013年，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及一系列青春片的热播，再一次唤起了观众的集体青春记忆，电影的好票房也带动了原著的大热，以青春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正在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产业链的辐射效应。

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作品与“主流文学”有很大不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认为，一方面，他们比前辈们的“主流文学”更有自我意识，在表达自我意识和自我想象方面，顾忌和负担较少；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没有厚度和深度、没有历史感和社会性的写作。“80后”更懂得如何进行商业炒作，更懂得如何吸引眼球和注意力，常常借助新闻炒作和影视文化来提高文学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人们对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充满好奇；“80后”读者群也比较庞大，这些都造就了青春文学的持续繁荣。

有人说这拨“80后”青春作家是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的。青春小说在商业竞赛中获得了成功，但这并不等于文学上的成功。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表示，“文学与市场是非一致性的，不是对应的关系，也不是相反的关系。现在的青春写作被市场绑架了，被市场过度地模式化和定型化，从文学上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建树。”李建军也认为，文学上的成功与市场上的成功的确是两码事，成熟的作家要按照文化的“超越原则”来写作，不能按照市场的“交换原则”来写作。

青春文学为何难以经典化

业内出现对青春小说质疑的声音：“过度商业化、在质量上参差不齐、许多作品流于小情绪小感伤”。李建军认为，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作家都比较自我，喜欢以极端、另类的方式叙写较极端的个人经验；他们笔下不乏犀利和尖刻，但缺乏社会性的批判指向和对历史的反思，缺乏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的写作有一种刻意的“耍酷”，缺乏一种成熟的写作态度和伦理精神。

这批“80后”青春文学作家是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背景进入市场，新概念作文大赛善于瞄准市场，而不是去引导、提高青年的文学品位。于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群体效应。肖鹰认为，他们的青春写作是一种类型化、模式化、商业范式化的写作，题材是针对青春的，但这是一种很狭隘的青春。比如，韩寒的写作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青春反叛；郭敬明的青春文学则是非常市场化、类型化的，是一种伪青春。总之，当代的青春文学表达的是非理性、情绪化的、反叛化的东西。真正的青春没有出现，而是被遮蔽了，这些都造成了当代青春文学难以经典化。

对于“80后”作家的作品很难成为经典，李建军认为，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封闭的、苍白的，还因为他们的写作技巧并不成熟，审美价值并不太高。虽然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他们迟早会成为“主力军”，但除非他们介入现实和历史，除非他们赋予写作以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更深刻的思想深度，否则他们很难成为真正具有主宰性和代表性的作家。

在转型中回归文学本位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一些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青春文学作家开始透出转型意向，希望“从青春和梦幻的写作转向人性深处的探索”，为当下的青春文学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

“80后”作家落落一直擅长用华丽细碎的文笔描绘青春的美好与伤感，而近几年，她却果断转型，推出《剩者为王》系列，描述“朝九晚五”的都市女性生活，探讨当下热门的“剩女”现象。她不但从校园题材大步跨到职场领域，而且文字也有意脱离了以往的风格，变得犀利而独到。颜歌回归现实题材的长篇新作《段逸兴的一家》，蒋峰以传记方式探悉人生课题的“白色”系列中篇小说等创作，都表现出了对同类题材写作的超越，这些都是青春文学作家正在“转型”的例证。

青春文学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肖鹰认为，郭敬明形成了对青春文学的一种职业性的导向，好像青春文学就是郭敬明，好像青春文学必须是一种全方位的、密集的、偶像化的塑造和扩散。当郭敬明被神化，变成一种准宗教化的东西，就会遮蔽和误导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把郭敬明的谜解开，释放青春文学应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肖鹰也表示，青春文学要真正实现转型，就需要这些作家回归文学本位，回归心灵，写出真实的自我。高度套路化、模式化只会限制青春文学的发展。肖鹰说：“在中外文学史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青春文学的典范，它们能成为不朽的文学杰作，有两个核心价值：第一，是写出贾宝玉、维特的青春个性和特征心灵；第二，写出产生他们的青春心理的独特时代。美国小说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后现代小说代表作，看似主人公退学后几天随意琐碎的流水账，却有内在叙事逻辑，深刻反映了主人公在上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时期’的心路历程。”

介入社会是文学的重要功能。李建军表示，青春文学要克服自恋和自大倾向，应该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当下中国的现实，转向沉重的历史，要有揭示真相和发现问题的自觉意识，要有承担社会使命和文化启蒙的责任。从写作方式来看，青春文学应超越甜软的、做作的、扮酷的文体和修辞，要通过阅读古代及现代的经典作品，来吸纳中国文学的滋养，使自己的写作成为真诚、朴实、优美的“汉语性写作”。“青春文学”的前行路向只能选择“给予性”的、社会化的写作。

对于每个人来说，青春都是最美丽的时代，它代表了我们年少时的努力和成长。我们应该让青春文学回归文学本位，实现真正转型，让我们在青春文学中展现出更为丰盈的青春韶华，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

灿烂笑容　苗　青摄

咬定青山为哪般

梁晓声

读罢赵遵生所著的长篇纪实小说《青年吴昌硕》、《东方吴昌硕》（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郑板桥的两句诗在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这两句诗，大约是咏叹古松生命力之坚韧的。除了松，别的一概植物种子，虽也有能在岩石裂缝间扎下根须，长成株棵的，但居然能长成挺拔虬苍的大树，而且数百年不倒的，似乎只有松。松的根须是那么的有力，其顽强生长的前提是必得将岩石撕裂，使土壤和水份饱合于岩石的裂缝之间。

于是眼前就出现黄山的迎客松了。

吴昌硕如同近代书画印三界的迎客松，是一道独特的艺术风景。众所周知，书画印三界密不可分，界中人士每精一而通三。但能在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境地的人士，委实又不是很多。吴昌硕在书、画、印三方面都自成一家，风格卓越，对界中后代人们影响深远，当然备受尊崇。我觉得他的命运，接近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曾生活于乱世，时代之疼都曾危害过他们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然而，他们似乎又都是为艺术而生的人，都具有为艺术的高境界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说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要说说本书的作者赵遵生了。

他是我的复旦校友，与我都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毕业生，高我两届。在我记忆中，他那一届真正从毕业后一直孜孜不倦从事创作的人，唯遵生而已。从本书字里行间所体现的创作激情可以断定，他是会继续孜孜不倦地写下去的。

他的《后记》令我感动。在《后记》中，他坦率承认，支持他写这一部书的人是不太多的，善意地泼冷水的朋友倒是不少。我读他的书稿，时时能感受到他澎湃的激情，那激情源于他对吴昌硕的敬仰。进言之，源于他对中国历史上一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的朋友倒是不少而乐”的人物的敬仰。那激情，不仅促使他完成了此书，还促使他完成过《苏东坡》、《天下知音——欧阳修》、《水火吟》（苏东坡与王安石系列小说）、《无悔的狂澜——张澜传》等一系列作品。

赵遵生是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是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而这一部书的创作，与他以上几部书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以上几部书，采取的皆是很传统的传记式的创作方法，虽然目的是为了施加影响于现实，但内容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的关照。而此书却采取了一种让历史人物的雕像“复活”，是与参观者——当代青年的直接对话，在对话中进行历史人物的命运叙述，表明历史人物的人生观、艺术观的方法。而那既是吴昌硕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

为中国当代青年写吴昌硕，希望吴昌硕成为中国当代青年人生和事业两方面的良师益友，赵遵生的这一种创作意图极为明确。而此点足可证明，他对中国当代青年也是多么的关爱！

正如我是我们那一届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唯一创作至今的毕业生，赵遵生是他那一届创作专业毕业生中的“咬定青山不放松”者。他我二人，每每互相勉励。

现在，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又迈出了无怨无悔的一步，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成果。我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心生出一种敬意来。

因为我觉得，他还通过此书证明，他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极为年轻的一步。他所采取的创作方法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他的文字每每激情四射，没有年轻的创作心态，断不会写出那等年轻的文字。而他这一部书，也几乎可以说是为了献给中国当代青年们而创作的，他希望当代青年喜欢这一部书的创作初衷那么执著，那么显然。

不再年轻，而又能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迈出极为年轻的一步，这是可喜可贺的。

我衷心地祝遵生兄心想事成！

一座现代书院的脚步

张　雯

2013年9月29日，是作家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开坛十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这天，落成不久的书院廓朗幽雅，绿树间灰瓦赭墙明明历历，远近各地赶来的朋友们，怀着兴奋和期待，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座现代书院的诞生。

中国的古代书院历经唐代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绵延兴衰，期间藏经修籍、读书讲学，为传承播扬中华文化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其中涌现出的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等著名书院，至今还常为人称道。

传统书院这一重要文化事物因特殊的历史遭际已经终结，万松浦书院正是身负延续古代书院的文化功能和内在精神的使命建立起来的。因此，其组织结构多依古制，如书院拥有独立的院产，立院方式以学术主持人（相当于传统书院的“山长”）为中心，学术品格力求稳定清晰，完整地保留讲学、游学及藏书、研修的功能，具备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信念和抱负，等等，以期与古代书院的传统遥相承接，在现代社会迈出新的扎实有力的脚步。此外，书院择地也与传统相应，避开了喧嚣的城区，选定在山东省龙口北部海滨的万松浦落脚。10年前，万松浦海碧沙白，港栾河静静流注，万亩松林百鸟翔集，天籁人脉交汇，确是一个讲学交流、品读研修的好地方。

这些年，人工物力推进到了昔日的荒僻海角，书院周遭渐为楼群簇围。如此情形也正是书院当前的文化处境：除了接续古代书院传统，一座现代书院还要面对自身的文化际遇、全球化的世界形势、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强大潮流，于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书院如何在浮躁的现代社会安静下来，如何在冷寂中沉思明辨，迈出追求真理的脚步，没有成规可循，有待书院人自己去慢慢寻索，在前行中积累、沉淀和总结。

10年来，书院迎送海内外前来访修讲学的朋友，守望当代文化动向，专注文化学术研究，一步一步成就着自己的历史。

2003年10月开坛伊始，书院即邀集各方专家，相继召开了“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书院立场与边缘声音”研讨会，探讨现代书院在当代应有何作为等重要问题；召开了“应试教育”研讨会，表达了书院对目前教育领域的关切和思考。此外，书院还多次召开“国学热的思考”等针对当前社会文化现象的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相关的学术论文。

书院立于海角，思接八方，胸纳百川，先后与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众多前来参访讲学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为书院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和文化记忆。

书院上承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卓立于当代，它并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当今世界先进的传播手段，而是善加利用。2004年，万松浦书院创设万松浦网站，创建了“网上书院”，全方位即时展示书院讲学、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等动态。目前，万松浦网站已成为国内最具标志性的专业文化网站之一。书院2005年创办人文类综合杂志《背景》，2006年由纸质版改为电子版，目前已出版了29期，深受知识界文化界关注。此外，书院还坚持编辑出版“万松浦文库”。

10年里书院成就的文典盛事颇多，成功举办了“万松浦之旅——中英诗歌时段”活动、“首次中外诗人大对话”，建成了国内第一座专业诗歌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现代诗歌、诗稿、诗人手迹，并兼收声像制品和具有标志性及研究意义的其他资料，为重要诗人建立了艺术档案。与此相应，书院设立“万松浦文学新人奖”，以发现、培育、奖掖文学新生力量为旨归，迄今已成功举办了5届。

2012年5月书院开始独立举办每年一届的“万松浦（春季）讲坛”。讲坛由院长主讲，讲坛采取传统书院的讲学方式，学员带问题出席，主讲人当场答问，释疑解惑，探幽发微，遥接古代书院山长开坛讲学的遗绪，反响强烈。

纵览书院10年行事，无不浸透着贯通古今、倡扬人文的苦心。书院肩挑承续传统和追问当代的重担，坚守严正的人文立场、高雅的文明精神，在寻求真理、坚持真理的道路上，不追风头，但求沉稳，只希望一步步留下坚实的脚印。

大梦向未来

闫水茂

梦自远古来　一代又一代
梦自远古来　古国雄风在
大梦向未来　坚定又豪迈
大梦向未来　华夏更精彩
中国梦　百姓梦　梦里有你有我在
中国梦　民族梦　兄弟举酒乐开怀
中国梦　强国梦　百舸争流展风采
中国梦　腾飞梦　龙腾九霄云天外
大梦向未来　自有炎黄子孙在
大梦向未来　五湖四海齐喝彩
大梦向未来　滚滚春潮奔大海
大梦向未来　神州吉祥鸿运来
大梦向未来　一曲壮歌天地开

第六届《北京文学》奖颁奖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第六届《北京文学》奖暨第五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日前在京颁奖。共有18篇作品获第六届《北京文学》奖：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方方的《声音低回》等获中篇小说奖；冯俊科的《家乡有人真儿气》、刘庆邦的《皂之白》等获短篇小说奖；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等获报告文学奖；毛建军的《北京人》等获新人新作奖。本届获奖作品名家实力强劲，新锐异军突起。获奖小说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既关注现实，又回望历史；既洞察生活世相，又探索人性奥秘，不少作家具有难能可贵的家国情怀与文学担当。季栋梁的《上庄记》等10部作品获得第五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

幽静之晨　方　华摄